责编 杨月涵 美编 白杨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908 news0518@163.com

蚂蚁“金服”变“科技” 互联网巨头争相去金融

“金服”变身“科技”,几字之差,蚂蚁却已酝酿数年。6月22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更名一事,其已由“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如今类似蚂蚁这类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弱化金融色彩、强化科技属性已非新鲜事。一方面,从定位和发展战略上,“蚂蚁们”业务已扩充到包含金融在内的全面数字化服务,更名是顺势而为;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业务监管趋严,估值走低,无论是业务空间还是为后期上市考虑,升级为科技,都更符合“蚂蚁们”的战略和价值。

更名蚂蚁科技

蚂蚁低调更名,正式回归科技。6月22日,有消息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蚂蚁全称已由“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将办理工商登记变更。随后,蚂蚁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新名称意味着蚂蚁将全面服务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升级的需求,但蚂蚁还是那个蚂蚁,坚持创新,用技术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蚂蚁更名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去掉浙江这一区域特征,二是从“金服”变身成“科技”。此外,包括井贤栋也已经使用“蚂蚁集团董事长”头衔对外亮相。

蚂蚁去“金融”为“科技”,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2017年4月,蚂蚁就曾表示,未来只做科技,要帮助金融机构做好金融服务。一方面,蚂蚁逐步打造开放平台,全面开放余额宝、财富号等核心金融场景;另一方面,基于科技服务,蚂蚁又先后与数家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多个迹象表明,蚂蚁去金融化一事酝酿已久。

在业内看来,蚂蚁此举是顺势而为。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认为,虽然金融依然是蚂蚁的业务根基,但从定位和发展战略上,已扩充到包含金融在内的全面数字化服务。此外,金融业务的监管日渐趋严,估值走低,无论是业务空间还是为接下来上市考虑,升级为“科技”,都更符合蚂蚁的战略和价值。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同样称,从历史层面考察,更名意味着回归科技驱动定位,坚持技术解决问题的基因;从未来层面考察,更名意味着超越金融服务,全面拓宽数字经济服务的边界,体现了蚂蚁服务数字化升级的方向。另外,新名字还去掉了“浙江”的区域特征,这也与今年3月支付宝的升级相呼应,在形式上直观表达了它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的战略意图,符合这家公司对自己的定位和期许。

“去金融化”趋势

事实上,不仅仅是蚂蚁,包括百度、京东、小米等多家互联网巨头均在“去金融化”,纷纷宣称不做金融,强调“技术输出”。2018年9月,京东金融就曾更名为“京东数科”,坚持数字科技战略,加大在数据和技术上的投入,并称任何与数据和技术无关的业务都不做。2019年9月,北京小米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更名为小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名字上弱化了金融属性,加强了科技定位。

BATJ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去金融化”意欲何为?背后是何逻辑?在车宁看来,BATJ等虽然业务场景不同,但从诞生起就都是技术驱动的公司,技术一直是这些互联网公司血液里流淌的基因。因此,去金融化也意味着这些科技公司向初心和主业的回归。随着科技能力的不断提高,技术不仅成为互联网巨头业务的发动机,还能沉淀成标准化商业化技术服务大规模对外输出,这已经超越了单纯金融业务的层次。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去金融化”是当前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科技对金融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技术对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来金融实力的比拼需要更多的科技实力,强调科技能够给市场、给客户更多安心、信赖感。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巨头科技研发和场景运用的成熟,其业务范围已逐步从集团内部扩张到外部,输出科技方案、打造开放科技生态圈等to B思维在互联网巨头的发展进程上逐步显现出来,进而带来科研人员比例上升、科技服务费收入占比上升等趋势,因此,强调科技是一种顺势而为。”苏筱芮进一步表示。

严守科技安全底线

淡化金融、强调科技或已成互联网巨头发展的共识。不过,目前各家数字科技集团手中持有的金融牌照并不少,以近期动作频频的小米为例,自2015年涉水金融至今,小米金融已发展成涵盖银行、支付、理财、保险、小贷、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等多个板块的综合型金融平台,俨然已成全牌照“金融帝国”。

但在金融牌照和科技平台两手抓的情况下,互联网巨头们该如何厘清金融与科技的边界?又有哪些风险问题需要注意?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厘清金融与科技二者的定位,一个原则就是,“凡是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金融业务涉及到资金的运用,有资本金、杠杆率等明确监管规定。金融是审慎的、天然具有风险性的;而科技是开放的、追求创新的,“审慎+创新”这两种迥异的属性如何碰撞结合?最近北京等地推出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苏筱芮进一步称,“金融行业的持牌性,使得认真遵守监管规定的机构鲜有风险事件发生;而从近两年来看,科技安全反而成了风险聚集的地方,例如信息安全事故、App窃取个人隐私、非法使用爬虫等问题,使得过去互联网金融由于各种风险事件而被‘污名化’,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更名后强调科技基因的机构,更应当把技术安全铭记于心,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进行‘守正创新’。”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LPR连续两月按兵不动释放哪些信号

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新鲜出炉:1年期3.85%,5年期4.65%,两类期限品种报价均与此前持平,在业内来看已是有迹可循。有分析人士指出,LPR连续两月保持不变,一是为巩固“防止资金空转套利”的阶段性成果,此外也是为了进一步稳定楼市、汇率。目前,央行加强了对资金空转套利行为的规范和治理,货币政策偏向于灵活调节,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谨慎,市场的宽松预期有所收敛。

符合市场预期

据央行官网,2020年6月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为3.85%,5年期以上为4.65%,两个期限品种报价均与上个月。此外,央行已连续三个交易日开展7天、14天期逆回购操作。6月22日,央行公告称,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当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包括7天期400亿元操作,14天期800亿元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2%和2.35%,与此前持平。

基于MLF的锚定作用,市场对6月LPR保持不变已有预期。6月15日,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开展为期一年的2000亿元MLF操作,操作利率2.95%,并未有所下调时,就有市场人士认为,6月LPR下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另从近期资金市场走势以及央行流动性调控基调来看,也已提前预示了本月LPR大概率不会进一步下降。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一方面,从市场流动性上看,6月适逢跨季末、跨半年时点,叠加缴税、债券发行等因素影响,市场流动性边际收紧,短端资金利率上行,隔夜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回升至2.1%以上,长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月末上升近20个基点,资金价格的整体上行对LPR下行形成一定牵制。

另一方面,从央行流动性调控基调上看,本月央行货币政策的使用相对谨慎。温彬称,目前央行加强了对资金空转套利行为的规范和治理,货币政策偏向于灵活调节,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谨慎,市场的宽松预期有所收敛。“此外,从银行的负债结构上看,对央行的负债不到银行总负债的4%,而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比重超过60%,意味着存款成本在银行负债成本中起决定性作用。银行资金成本的居高不下制约了点差的压降空间,导致降低LPR的动力相对有限。”

防止资金空转套利

LPR连续两月按兵不动,透露了哪些信号?对市场又将有何影响?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同样认为,LPR连续两月保持不变,一是巩固“防止资金空转套利”的阶段性成果,防空转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要求;二是进一步稳定汇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较为罕见地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置于“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之前进行表述,货币政策外溢性已引起央行的重点关注;三是预留出未来政策空间,这也是近期决策层频繁提及的话题。

不过,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称,LPR未下调,短期或对债市构成一定压力,但预计压力有限。主要是市场央行稳健略偏松格局未变,下半年央行政策仍有待进一步发力。他直言道:“目前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全球需求仍在下滑,截至目前,国内工业制造业部门仍面临压力,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处于收缩区域,1-5月制造业投资萎缩14.8%;下半年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压力不小。”

LPR仍存下行空间

6月17日,国常会要求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要超过上年,并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方式,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在温彬看来,国常会政策部署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对市场关于政策收紧的预期给予一定修正。下阶段,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随着CPI涨幅进一步回落,降准和降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适时适度调降存款基准利率,引导LPR下行,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双下降。

“LPR仍未走出下行区间。”王全月进一步分析称,短期看,1万亿元特别国债要在7月底前发行完毕,同时三季度还将有7600亿元左右的存量地方债到期存在再融资需求,再叠加新增地方债的发行,市场流动性可能趋紧,降准预期仍未解除;另外,逆回购恢复常态化操作,也将继续成为央行调节短期流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看,LPR仍存在1-2次下调空间,但是从国内经济延续复苏格局看,下半年可能存在10-20个基点调整空间。在节奏上央行需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趋势与内外均衡等情况,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让利。”周茂华称。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上市券商忙补血 1200亿再融资计划在路上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嫡)距离2月14日再融资新规发布已超过4个月,上市券商“补血”热情高涨,近期尤为积极。6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6月以来,已有7家券商公布了再融资(配股、定增)新进展,其中包含1家券商配股计划实施、1家新发配股方案、3家定增计划获证监会核准。Wind数据显示,券商年内已实现配股、定增募资合计330.34亿元,目前仍有4家券商配股计划以及9家券商定增计划未实施,合计待“补血”金额达1200.55亿元。

因在市场整体交投活跃情况下发行成功率较高等因素,作为券商再融资的重要途径之一,配股募资获得上市公司的青睐。6月22日,山西证券发布第5次配股提示性公告,公司于6月16日发行8.49亿股可配售股份,6月17日-23日为配股缴款期,期间公司将发布5次配股提示性公告。根据山西证券公告,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60亿元。

早些时候,6月17日,华安证券发布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公告,公司拟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0亿元。

Wind数据显示,在山西证券之前,今年以来已有国海证券、天风证券、东吴证券3家券商完成了配股实施,分别募资39.94亿元、53.49亿元、59.88亿元。目前仍有4家券商配股计划待实施,分别为招商证券、国元证券、红塔证券、华安证券,合计拟募资303.05亿元。其中,招商证券、国元证券配股事项进度较快,目前已获证监会核准。

“配股募资的销售目标明显,即上市公司的现有股东销售成功概率相对较高,另外,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更愿意在行情向好的情况下采取配股的方式进行募资。”北方一家中型券商研究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如是说。

除了配股方式,今年以来尤其是再融资新规松绑后,券商定增积极性高涨,中信证券为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定增方案,年内已实施完毕,募资134.6亿元。目前仍有9家券商定增计划待实施,合计拟募资897.5亿元,有6家已获得证监会核准。

最新消息显示,6月19日,西南证券公告称,公司不超70亿元的定增计划已获证监会核准。6月以来,已有5家券商公布了定增预案的新进展,其中西南证券、南京证券、海通证券定增事项获得了证监会核准,中原证券定增计划获发审委审核通过,浙商证券定增事项获国资委批准。

对于再融资实施时点的选择,南京证券、海通证券等多家待实施方案的券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核准后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再融资相关事宜,择机完成发行。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19年全年未有一家券商的定增、配股再融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为何年内至今券商再融资热情尤为高涨?

在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看来,券商业绩较好的情况下,估值水平相对较高,叠加今年利好政策不断释放,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是股权融资比较理想的时点。同时,受疫情影响,市场对二、三季度的形势难免有些担心,券商也更倾向于尽量增强资本金实力来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甚至是资金紧张的局面。

梳理各家券商再融资方案的募资用途可以发现,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投资与交易业务等重资本业务仍是券商投入重点。正如沪上一家大型券商研究人士所言,随着市场行情走暖,券商消耗资本金业务如自营以及信用业务都面临快速扩张的需求,券商融资意愿加大。而对于证券公司而言,资本金扩大意味着资产规模可以更快扩张,实力也就可以更快增强。